



暗杀大师

死亡信使

愿意为了什么而死，
就要为了什么而活。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陈亮 莫结胜 译



THE MESSENGER
DANIEL SILVA

暗杀大师

GABRIEL ALIEN
死亡信使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陈亮 莫结胜 译

THE
MESSENGER

THE MESSENGER
DANIEL SILV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杀大师. 死亡信使 / (美) 丹尼尔·席尔瓦
(Daniel Silva) 著; 陈亮, 莫结胜译.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书名原文: The Messenger

ISBN 978-7-5399-9523-6

I. ①暗... II. ①丹... ②陈... ③莫...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7218号

THE MESSENGER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2006 by Daniel Silv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6-384号

书 名 暗杀大师: 死亡信使

著 者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译 者 陈 亮 莫结胜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读客刘雨 读客周奥扬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94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523-6

定 价 4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死亡之门 / 1

第二部 戈齐特医生的女儿 / 79

第三部 暗夜之旅 / 215

第四部 证人 / 353

作者按 / 375

致 谢 / 377

1

第一部
死亡之门

1

伦敦

那个无意之间把加百列·艾隆从短暂而不平静的退休状态中唤醒的人叫阿里·马苏德。马苏德，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在慌不择路的惊恐之中，一时忘记了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

他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十月傍晚死在了伦敦的布隆伯利。当时，他刚参加完“巴以及中东和平与安全政策论坛”第一届年会最后一次会议。人们对当天上午开幕的这次会议曾寄予厚望，但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却发现它像一场平淡无奇的戏剧的巡回场次一样了无新意。即使是那些赶来希望分享新思维火花的游行示威者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听到的不过是老调重弹。10点，美国总统的雕像被烧毁。11点，以色列总理的雕像也被熊熊火焰吞噬。午饭时，一场倾盆大雨把罗素广场变成了一口池塘，只有傻瓜还会待在这里为沙特阿拉伯妇女的权益奔走呼号。晚上8点30分，当会议主席的槌子宣布结束最后一项小组会议议题时，二十多个耐着性子坚持到最后的与会者开始满脸疲惫地鱼贯退席。会议组织者发现很少有人愿意明年秋天再来参加下一届会议。

一位会务工作人员悄悄走上前来，把写着“加沙解放了——现在该怎么办？”的牌子从讲台上搬走。在这个小组会议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与会者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赛义德学院，他为自杀炸弹事件

制造者鸣不平，为“基地”组织辩解。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剑桥的一位古板的张伯伦式学者。他谈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就好像他们只是英国外交部那帮穿灰色西装的家伙的一个小难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这位年长的“张伯伦”成了激进的“赛义德”与来自以色列大使馆一位名叫瑞秋的可怜姑娘的“隔离墙”。瑞秋只要一开口，就会被台下的一阵阵嘘声和口哨声淹没。现在，“张伯伦”还在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因为“赛义德”追上走到门口的瑞秋，嘲讽她说，她们作为殖民者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阿里·马苏德，这位不莱梅大学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的研究生导师，是最后一位起身离开的人。毫不奇怪，嫉妒他的同行们可能会告诉你，在学术近亲繁殖严重的中东问题研究圈里，这位教授是以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出头露脸的机会而著称的。马苏德教授生于巴勒斯坦，持约旦护照，在欧洲长大并接受教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似乎都是一个温和派人物。人们管他叫“阿拉伯未来之星”，认为他是社会进步的最佳代表。大家都知道，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特别是军事伊斯兰主义。无论是在报纸社论、大学讲堂还是电视节目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无序的深切悲哀：没有给人民提供足够的教育啦，总是把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倾向啦等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大声疾呼，主张开展一次伊斯兰改革。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把他叫作异教徒，温和派则称赞他有马丁·路德的勇气。那天下午，他在发言中认为，现在球在巴勒斯坦这一边。这已经让“赛义德”很不高兴了。只要巴勒斯坦人不与恐怖主义文化分道扬镳，他又说，以色列就决不会从西岸撤出一寸土地，他们也不应该撤出。“违背天理！”“赛义德”气得大骂，“背叛教义！”

马苏德教授很高大，有6英尺多高，而且相貌英俊，对于他这样一个工作中成天要和容易一见钟情的年轻姑娘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可

不是什么好事。他一头卷曲的黑发，颧骨既高又宽，方方的下巴颏中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眶很深，这给他平添了些许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味道。他穿着羊绒运动夹克，内套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一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形象。这也是他费尽心机要让人们留下的印象。他举止沉稳，在慢条斯理地收拾好文件和笔，放进他的旅行专用公文包之后，他拾阶走下讲台，向通向出口的中央走廊走去。

还有几个与会者逗留在门厅没有走。在门厅的那一头，站着一位姑娘，犹如平静大海中的一个风暴之岛。她穿着皮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褲，脖子上缠着方格的巴勒斯坦包头巾。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乌鸦的翅膀；她的眼睛差不多也是黑的，但似乎闪耀着其他什么颜色。她的名字叫哈密达·塔塔丽。她曾经告诉他，她是一个难民，出生在阿曼，在汉堡长大，现在是住在伦敦北部的加拿大公民。马苏德是那天下午在学生会接待处遇见她的。在喝咖啡时，她猛烈抨击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滔天罪行的轻描淡写、无动于衷。马苏德喜欢她生气的样子。他们约好当天晚上在斯隆广场那家剧院旁边的酒吧一起喝酒。马苏德不想成为她的情人。他想要的不是哈密达的身体，而是她的狂热和清秀的脸蛋、她地道的英语和加拿大公民身份。

穿过门厅的时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上来和他说话。“请你和讲台保持距离。”那天下午他告诫她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和什么人在一起都要避开别人的目光。”他走到门外的柱廊下，看着潮湿的街道上缓慢移动的来往车辆，躲了一会儿雨。他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接着就看见哈密达一言不发地一头冲进了瓢泼大雨里。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她消失了，才把他的公文包斜挎在肩上，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回他位于罗素广场的宾馆。

奇怪的感觉又在他身上出现了。每当他从一种生活转换到另外一

种生活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感官敏锐起来，突然注意起许多很小的细节。比如，那个躲在伞下的光头青年走向他的时候，看他脸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当他买《标准晚报》时，那个卖报人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似乎也太过嚣张了；三十秒后，当他把同一份报纸扔进上文波恩街的垃圾箱时，他发现一位出租车司机又在注视着他。

一辆伦敦公共汽车超过了他。当它慢吞吞地开过去的时候，马苏德透过满是水雾的玻璃窗看见十多个疲惫的脸孔，而且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黄色脸孔。“新伦敦人”，他想，一时间，这位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教授陷入了对这一现象背后含义的沉思。有多少人暗中同情他的事业？如果他把生死状放到他们面前，又有多少人会在上面签字呢？

令他从公共汽车带来的沉思中惊醒的是对面人行道上的一个行人：防水布雨衣，又短又粗的小辫子，两条平直的眉毛。马苏德立即认出他来了。这个年轻人曾经在这次会议上出现过——他就和哈米达坐在同一排，不过是在听众席的另一边。那天早上，当马苏德参加另一个讨论禁止以色列学者进入欧洲的小组会议，并成为唯一的反对声音时，这个人也在场并且坐在同样的位置上。马苏德低下了头继续赶路，左手却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公文包的肩带。他被跟踪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会是什么人呢？军情五处^①是最大的可能。是最大的可能，但不是唯一的可能，他提醒自己说。也许是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从不来梅开始跟踪他，一直跟到伦敦来了。他也有可能正处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视下。

不过，还有第四种可能。这种想法使得马苏德的心脏开始剧烈地撞击胸腔。如果这个人根本不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呢？如果他为那个对清除敌人毫不手软，即使是在外国首都的大街也敢下手的

^① 军情五处，英国情报机构。

情报机构工作呢？那个情报机构有利用女色作为诱饵的传统。他突然想起哈米达那天下午对他说的话来。

“我基本上是在多伦多长大的。”

“那在这之前呢？”

“阿曼，那时我还很小。后来又在汉堡待了一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教授。我的家就是一个旅行包。”

马苏德突然从文波恩街上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圣·潘克拉斯附近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走了几步之后，他放慢脚步，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个穿防水布雨衣的男人已经穿过大街，跟过来了。

他加快了步伐，一连转了几个弯，忽左忽右。一会儿一排马车库，一会儿一大块公寓楼群，一会儿是一个飘零着落叶的空旷广场。马苏德顾不上注意这些。他在努力辨认方向。他对伦敦的主干大街非常熟悉，但这些小巷子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迷宫。他把所有的反侦察技术丢到了脑后，开始不断地回头看。每次回头似乎都发现跟踪者离自己又近了一两步。

他来到一个路口，向左看去，看见了欧斯顿路上飞驰的车流。他知道，在路的那一边，是国王十字路口和圣·潘克拉斯车站。于是他转向那个方向，几秒钟后，他回头一看，那个男人也已经转过街角，开始追赶他。

他开始跑起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运动员，多年的学术研究生生活已经使他不再有一副好身体。现在，公文包中的手提电脑重得就像一只铁锚。他每跑一步，公文包就撞击一下他的臀部。他用手肘固定住它并且用另一只手抓住肩带，但这反而让他跑得磕磕绊绊，速度变得更慢了。他考虑过扔掉它，但这样一想反而更加死死地抓住了它。如果落到敌人手里，这个手提电脑将成为一个情报宝库：人员名单、

侦察照片、通讯联络、银行账户……

他跌跌撞撞地在欧斯顿路上停下来。回头看去，他看见跟踪他的人仍旧不紧不慢地在一步一步向他逼近，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脚下。他往左看了一眼，柏油路上空荡荡的，于是他迈下了人行道。

大货车尖啸的喇叭声是阿里·马苏德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发生撞击的瞬间，公文包脱离他的身体，飞了出去。它在空中飞了一段距离，着地之后又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然后重重地跌落在大街上。那个穿防水布雨衣的男人几乎没有停步，他弯腰一把抓住公文包的带子，干脆利落地挎在肩上，穿过欧斯顿路，然后跟着傍晚的通勤车流消失在国王十字路口。

2

耶路撒冷

第二天清晨，这个公文包被送达巴黎，上午11点被送进特拉维夫扫罗王大道上一个样子普通的办公楼。在那里，马苏德教授公文包中的个人用品在粗略地做过一番检查之后，就被放到了一边，而他手提电脑的硬盘则被送到一群电脑天才手里，天才们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攻破了信息安全保护措施，进行了反复而彻底的检查。下午3点，第一批情报就被送到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官邸。下午5点，一辆标致豪华轿车急速开往本·耶胡达宫附近一条绿树成荫的小巷子——纳吉斯大街，车后座上就放着装有其中最紧急情报的文件夹。

轿车在16号一幢小公寓楼前停下。曾两次担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首领、现任以色列总理统管安全与情报事务的特别顾问的阿里·沙姆龙，从轿车后座走了下来。他的个人安全事务负责人拉米一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在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由于以色列复杂的政治环境，他曾有过太多的惊险遭遇。因此，即使是在他那要塞一般的提卜利亚别墅里，沙姆龙身边都时刻围满了贴身警卫。

他在门口花园的走道上停了一下，抬头看去。这是耶路撒冷一座矮小的水泥建筑，有三层楼高，门前是一棵高大的桉树，树荫映在楼前的阳台上，让人顿觉心旷神怡。树叶在第一缕秋风中微微摇摆，从

三楼开着的窗户中飘出了刺鼻的油画颜料的气味。

走进门廊时，沙姆龙瞥了一眼3号单元的邮箱，注意到上面没有挂人名牌。他走向楼梯，沉稳地缓步拾阶而上。他身材短小，如同往常一样穿着咔叽布裤子和旧皮夹克，夹克的右胸已经出现了裂纹。他脸上满是皱纹和褶子，头上残留的一点灰色头发短得几乎看不见。他的两只手皴裂得如同皮革，布满黄斑，而且又大又粗，似乎是属于个头比他大一倍的人的。他的一只手上拿着的正是那个文件夹。

当他走上三楼的楼梯间平台，门是关着的。他伸出手放在门上，轻轻推开。他进入的这套公寓曾被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艺术品位的、美丽的意大利裔犹太妇女精心装修过。现在，屋里的家具随同这位美丽的意大利女人一起随风而去，这套公寓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哦，不，不是艺术家，沙姆龙不得不提醒自己。加百列·艾隆是一位修画师，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天才修画师中的一个。现在，加百列正站在一幅巨大的画布前，描绘一个被几只凶猛的食肉类猫科动物包围的男人。沙姆龙悄悄地在一只沾满颜料的凳子上坐下，静静看他作画看了一阵子。他一直为加百列临摹那些画坛巨匠的手法的能力感到不解。在沙姆龙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假扮高雅的把戏，如同加百列惊人的语言能力和他能够在一般人只够拍拍手的瞬间把一个贝雷帽特种部队好手从背上摔下来并且立即进入开火状态的本领一样，不过是他用来完成使命的众多天赋之一罢了。

“嗯，看起来这幅画比刚送过来的时候好多了。”沙姆龙说，“不过，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把这样的画挂到自己家里。”

“它不会挂到私人家里去。”加百列说，他手中的画笔并没有离开帆布，“这是一家博物馆的收藏。”

“这是谁画的？”沙姆龙突然问，口气像是在审问一个恐怖爆炸

案的罪犯。

“伦敦博纳姆拍卖行认为作者是厄拉斯姆斯·奎利纳斯，”加百列说，“但我认为，奎利纳斯可能只出了底稿，是鲁本帮他画完的。”他的手继续在大幅画布上忙个不停。“他的手笔到处都是。”

“有什么差别吗？”

“噢，那是一千万英镑的差别。”加百列说，“朱利安在这幅画上可是要大赚一笔了。”

朱利安·伊舍伍德是伦敦一位艺术经纪人，偶尔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做些秘密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机构有一个非常长的名字，并且和它的实际工作性质毫不相干。沙姆龙和加百列这帮人都简单地把它叫作“组织”。

“我希望朱利安会给你支付合理的报酬。”

“我的修复费用，外加从销售利润中抽取的一小笔佣金。”

“总共有多少？”

加百列没有说话，他在调色板里蘸了蘸画笔，又继续工作。

“我们需要谈谈。”沙姆龙说。

“那就谈吧。”

“我可不想和你的背谈话。”加百列转过身，透过他戴着的大眼镜的镜片瞥了沙姆龙两眼，“这样我也不会和你谈。看看你戴着的东西，简直就像从我的噩梦里跑出来的。”

加百列无奈地把他的调色板放在工作台上，取下放大眼镜。他有一双碧绿的眼睛，惊人的漂亮。他比一般人要矮，但有着一副自行车运动员的好身板。他的脸前额高，下巴窄，鼻梁又长又细，就像木雕。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两鬓斑白。正是沙姆龙使加百列成了一名艺术品修复师而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正是因为沙姆龙，加百列才会在二十岁刚出头就一夜之间鬓染霜秋。沙姆龙曾是果尔

达·梅厄总理亲自指派负责追查和刺杀1972年慕尼黑大屠杀事件凶手的行动指挥官，而加百列·艾隆，这个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艺术家则成了沙姆龙手下的第一杀手。

加百列花了一些时间清洗调色板和画笔，然后进入厨房。沙姆龙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下，等加百列回来。他掏出一支味道很重的土耳其香烟，拿打火机点着。听到沙姆龙那只老ZIPPO打火机熟悉的打火声，加百列生气地指了指鲁本的画，但沙姆龙不以为然地挥挥手，不管不顾地把香烟叼在嘴边。加百列用热水瓶给茶壶注水，并用勺子把咖啡豆舀到法国压榨机中，一股温馨的寂静氛围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沙姆龙很惬意地听着花园外桉树丛中吹过的风声。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他一向不是以犹太节日而是以大地的节奏——雨季来临的日子、加利利的野花怒放的日子、寒风再起的日子——来感受时间的流逝的。加百列读懂了他的心思：又一个秋天到了，而我们还都活着。曾经的盟约尚未撤销。

“总理在等你的答复。”沙姆龙的眼睛依然盯着那片小小的花园，“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不过他也不能永远等下去。”

“我告诉过你，一旦我画完这幅画，就会给他一个答复。”

沙姆龙看着加百列。“你的傲慢还有没有个边？堂堂以色列国的总理要求你出任特别行动处负责人，你却把他推到这些该死的500年前的油画后面去等待！”

“是400年前。”

加百列把沏好的咖啡端到桌子上，给两人各倒上一杯。沙姆龙舀了一勺砂糖倒进自己的杯子里，然后用力一搅。

“你自己都说你这幅画快画完了。那么，你的答复是什么？”

“我还没想好。”

“需要我给一个建议吗？”

“如果我说不需要你的建议呢？”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说。”沙姆龙一把掐灭烟头，“你必须接受这项任务，趁总理还没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别人。”

“那最好不过了。”

“真的吗？那你自己怎么办？”见加百列沉默不语，沙姆龙紧逼不放，“让我给你画一幅像吧，加百列。我会尽量画好的。尽管我没有你的天赋，也没有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德意志犹太知识分子家庭里。我只是一个推着手推车在大街上叫卖盆盆罐罐的波兰犹太穷小子的后代。”

沙姆龙难听得要死的波兰口音越来越重了。加百列忍不住笑了。他知道，只要沙姆龙一扮演起备受践踏的沃尔夫犹太人，接下来就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

“你别无选择，加百列。这是我们第一次给你工作时你自己说的。你把这幅鲁本的画完成之后，你自己在哪里安身？难道有很多工作在排队等着你吗？”沙姆龙的停顿具有戏剧效果，因为他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你又不能返回欧洲，除非欧洲各国政府能够正式排除你和巴黎里昂车站爆炸事件的干系。朱利安也许会给你带来另一幅画，但这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因为包装费与运费会减少他本来就不多的利润，使他人不敷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加百列？”

“事情明摆着：你是想利用我的不幸处境来胁迫我参加这次行动。”

“胁迫？啊，不，加百列。我知道什么是胁迫，上帝知道，只要胁迫符合我的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胁迫。但这不是胁迫。我是在尽量帮你。”

“帮我？”

“告诉我，加百列，你对钱有什么想法？”